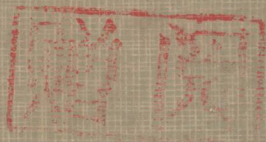


陳啓天著

莊子淺說



臺灣中華書局印行

8223
71
1108

B223.55
7101
C

陳啓天著



臺灣中華書局印行

莊子淺說



中華民國六十年七月初版



莊子淺說

平裝一冊基本定價一元三角正

(郵運滙費另加)

陳 啓 天

臺灣中華書局股份有限公司代表
劉 克 寰

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九十四號

臺灣中華書局印刷廠

臺北市雙園街六〇巷九〇號

臺灣中華書局

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九十四號

郵政劃撥帳戶：三九四二號

Chung Hwa Book Company, Ltd.

94, Section 1, South Chungking Road,
Taipei, Taiwan, Republic of China

(臺總)甲書

自序

吾人研讀莊子，約有三難：一爲文字之古奧難讀，二爲寓言之奇異難解，三爲哲理之玄妙難悟。欲除此三難，自須先從校釋入手。此歷代校釋莊子之書之所以層出不窮也。

茲僅就歷代最要之集注言之，則首爲唐陸德明之莊子釋文，多收自晉至唐之古注，而郭象注全收焉。次爲明焦竑之莊子翼，多收宋明各家注。再次爲清末郭慶藩之莊子集釋，多收清代各家考證，而郭注、成疏及釋文，亦皆全收焉。最近則爲錢穆之莊子集箋，乃以馬其昶之莊子故爲藍本，復廣集諸家而成簡明之集注。錢書雖尙有疑義待考，然較之他種集注，便於初學多矣。

近年予讀莊子校釋書多種，深感初學之不易。乃酌採古今諸家之說，間參以己見，而爲淺近之解釋。務求不失原文原義，力避繁瑣之考證，以便初學閱讀。以故引用之書，有註明者，亦有未註明者。非敢掠美，圖省文耳。刻已草成莊子內篇淺說七篇，先行付印，以就正於學人。其他各篇，則俟脫稿後再行付印焉。本書曾經黃欣周先生校正，特此誌謝。中華民國六十年一月，黃陂陳啟天自序於台北市寄園。

莊子淺說目次

陳啓天著

自序

一、逍遙遊·····	一
二、齊物論·····	一三
三、養生主·····	四五
四、人間世·····	五三
五、德充符·····	七七
六、大宗師·····	九四
七、應帝王·····	一二四
本書引用莊子參考書目·····	一三六
附錄：莊子識疑·····	一三九

莊子淺說

一、逍遙遊

按逍遙遊篇，爲一種精神自由論。逍遙遊者，逍遙之遊也。逍遙，謂自由自在。遊，謂精神活動。精神活動欲求自由自在，須先以達觀之大智，解除小智之拘束。小智之拘束維何？謂從個己觀察一切，而純爲己見及功名之見所拘束也。達觀之大智維何？謂從大道觀察一切，而不爲己見及功名之見所拘束也。「小智不及大智」，故本篇以「無己、無功、與無名」，爲精神自由之理想境界，此其大旨也。

莊子多寓言。首篇開宗明義，即十九爲寓言。寓言，乃以故事提示寓意。故讀莊子貴能會通而體悟之。

北冥有魚，其名爲鯤。鯤之大，不知其幾千里也。化而爲鳥，其名爲鵬。鵬之背，不知其幾千里也。怒而飛，其翼若垂天之雲。是鳥也，海運則將徙於南冥。南冥者，天池也。（一）齊諧者，志怪者也。諧之言曰：鵬之徙於南冥也，水擊三千里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，去以六月息者也。野馬也，塵埃也，生物之以息相吹也。天之蒼蒼，其正色邪？其遠而無所至極邪？其視下也，亦若是則已矣。（二）

且夫水之積也不厚，則負大舟也無力。覆杯水於坳堂之上，則芥爲之舟。置杯焉則膠，水淺而舟大也。風之積也不厚，則其負大翼也無力。故九萬里，則風斯在下矣，而後乃今培風。背負青天而莫之天闕者，而後乃今將圖南。(三)蜩與學鳩笑之曰：我決起而飛，搶榆枋而止。時則不至，而控於地而已矣。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爲！(四)適莽蒼者，三飡而反，腹猶果然。適百里者，宿舂糧。適千里者，三月聚糧。之二蟲又何知！(五)

校釋

(一)北冥，北海也。冥，亦作溟。化，猶言變也。鯢，釋文崔云：「當作鯨」。鵬，釋文崔云：「即古鳳字」。鯢，魚變爲鵬鳥，乃寓言之說。怒而飛，謂奮起而飛也。其翼若垂天之雲，謂鵬翼之大，如雲之懸垂於天也。是鳥，猶言此鳥，指鵬而言。海運，謂海風動也。南冥，南海也。天池，天然之大池也。

(二)齊諧，書名，一云人名。志怪，謂記怪異也。擊，同激。搏字，藝文印書館影印之宋本作搏，茲從明世德堂本。(即四部叢刊影印本)。搏，音博，拊也，猶言乘也。搏扶遙而上，謂乘暴風自下而上也。息，謂風。六月之風最大，故六月息可釋爲大風。野馬，謂空中

遊氣。塵埃，謂空中遊塵。生物，謂空中活動之物。此句，猶謂空中之遊氣，遊塵，以及活動之物，皆由風相吹而動也。其遠之其字，猶抑也。吾人由下視天，則見天之蒼蒼爲其正色乎？抑遠而無所至極乎？其視之其字，指鵬而言。若是之是字，指上句而言。則已之則字，猶而也。其視下也，亦若是則已矣，猶謂鵬由空中視下，亦如吾人由下視天之無極而已矣。

曰坳，音凹，窪下也。坳堂，謂堂之窪下處也。芥，小草也。焉，猶言於此也，此指坳堂而言。膠，黏也。置杯焉則膠，謂置杯於坳堂之上，則膠黏而不能動也。斯，猶乃也。則風斯在下矣，猶謂則風乃在下矣。培，與憑通，培風，猶言乘風。闕，同過。天闕，謂折阻也。四蜩，音迢，蟬也。學鳩，小鳩也。決起，急起也。搶字，世德堂本作槍，茲從藝文影印宋本。搶，集也。榆枋，二木名。而止二字，原缺，茲依陳景元莊子闕誤補。止，棲止也。時則，猶言時或也。而控，猶言則投也。奚，何也。之，此也，指鵬之高飛九萬里而言。蔣錫昌云：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爲，言用是九萬里而南爲何也。按此句蓋謂蜩與學鳩無須高飛九萬里也。

曰莽蒼，謂有蒼色草莽之近郊。淪，同餐。反，同返。往返近郊，只須預備一日三餐之糧，故曰三餐而返。果然，飽然也。宿春糧，謂春一宿之糧。往返百里，當日不能歸，故須預

備在外一宿之糧也。三月聚糧，謂往返千里者，須預備三月之糧也。郭注云：「所適彌遠，則聚糧彌多。故其翼彌大，則積氣彌厚也。」之，此也。二蟲，俞樾云：「二蟲，即承上文蜩鳩之笑而言，謂蜩鳩至小，不足以知鵬之大也。」

小智不及大智，小年不及大年。(一)奚以知其然也？朝菌不知晦朔，蟪蛄不知春秋。此小年也。楚之南，有冥靈者，以五百歲爲春，五百歲爲秋。上古有大椿者，以八千歲爲春，八千歲爲秋。此大年也。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，眾人匹之，不亦悲乎！(二)湯之問棘也，是已。(三)窮髮之北，有冥海者，天池也。有魚焉，其廣數千里，未有知其修者，其名爲鯢。有鳥焉，其名爲鵬，背若泰山，翼若垂天之雲，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。絕雲氣，負青天，然後圖南，且適南冥也。斥鴳笑之曰：「彼且奚適也！我騰躍而上，不過數仞而下，翱翔蓬蒿之間，此亦飛之至也。而彼且奚適也！」此小大之辯也。(四)

校釋

(一)兩智字，各舊本均作知，茲依釋文音讀改，以便讀。釋文云：「知，音智，本亦作智，下大知同。」小智不及大智，所以總結上文，謂蜩鳩之智小，不及鵬之智大也。年，猶言壽

也。小年不及大年，猶謂小壽不及大壽也。此句，乃以引出下文之解釋。

(一)朝菌，謂朝生暮死之菌。晦朔，謂夜與旦。蟪蛄，謂春生夏死，夏生秋死之蟬。朝菌之壽命不過一朝，蟪蛄之壽命不過一季，故曰此小年也。冥靈，大椿，均爲古樹名。此大年也四字，各舊本缺，茲依陳景元莊子闕誤補。古樹如冥靈大椿，生長千萬年，故曰此大年也。彭祖，爲古代長壽老人，傳說享年八百歲。故衆人言壽，皆以彭祖相比。匹，比也。然彭祖比之千萬年之古樹，則相去甚遠，故曰不亦悲乎！

(二)湯，商湯。棘，湯時賢人，列子作夏革。列子湯問篇所記湯與夏革之問答，亦涉及大小之辯，故此曰湯之問棘也是已。

(三)窮髮之北，謂不毛之地以北，即北極。修，長也。搏字，藝文影印宋本作搏，茲從世德堂本。羊角，旋風也。絕，斷也。斥鴳，小澤之鷁。辯，通辨，分也，別也。本節重申小大之不同，故結之曰此小大之辨也。

故夫智效一官，行比一鄉，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，其自視也，亦若此矣。(一)而宋榮子猶然笑之。且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，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。定乎內外之分，辯乎榮辱之境，斯已矣。彼其於世，未數數然也。雖然，猶有未樹也。(二)夫列子御風而行，泠然善也，旬有五日而後反。彼於致福者，未數數然也。此雖免乎

行，猶有所待者也。(三)若夫乘天地之正，而御六氣之辯，以遊無窮者，彼且惡乎待哉！故曰至人無己，神人無功，聖人無名。(四)

校釋

(一)智字，各舊本作知。釋文云：「知，音智」。茲爲便讀，改爲智。智效一官，謂智明於一官之事也。行比一鄉，謂行順於一鄉之情也。德合一君而徵一國，謂德合於一君之意，又見信於一國之人也。其自視也，亦若此矣，謂此等人之自視，亦猶斥鴳以能翱翔蓬蒿之間而自得也。

(二)宋榮子，即天下篇之宋鉞。猶然，舊注多釋爲笑貌，然爲何種笑貌則未明言。疑猶，與搖通。禮檀弓，咏斯猶，猶斯舞，註：「猶當爲搖，謂身動搖也。秦人猶搖聲相近」。猶然笑之，蓋謂搖頭笑之。沮，音阻，阻止也。定乎內外之分，謂宋榮子外以禁攻戕兵之說救世，內以情欲寡淺之說克己。辯，與辨通，別也。境字，藝文影印宋本及世德堂本作竟，二字古通。茲從趙刻南宋重開北宋本，以便讀。辯乎榮辱之境，謂宋榮子不以世俗所謂榮辱爲榮辱，而別倡「見侮不辱」之說。數，音朔。數數，猶言多也。然，如此也。彼其於世，未數數然也，猶謂宋榮子之在世間，尙不多見也。樹，立也。猶有未樹，謂宋榮子尙有所

不能立也。

（三）列子，即列禦寇，道家，戰國鄭人。御風，猶言乘風。冷音零。冷然，輕妙之貌。反，同返。致福，謂古代以分食祭肉可得福也。彼於致福者，未數數然也，謂列子在分食祭肉以求福者之中，尚不多見也。猶有所待，謂列子待風而行，尚不能自由自在也。

（四）乘天地之正，謂體合自然之大道。六氣，謂氣象有陰陽風雨晦明六種。辯，讀爲變，謂變化。御六氣之辯，謂因應氣象之變化。體合大道，因應變化，則精神無不自由自在而無所待矣。有所待，即有所拘束。人生之最大拘束，爲有己見與功名之見。如不解除己見與功名之見，則精神不得安寧，何從自由自在？故莊子以無己、無功與無名，爲精神自由之理想境界。此之謂至人無己，神人無功，聖人無名。至人、神人與聖人同義。

本節先言智效一官，德合一君之人，皆有功名之見，不及宋榮子見侮不辱而無名之大。次言宋榮子猶有未樹，不及列子貴虛而無己之大。再次言列子猶有所待，不及聖人體合大道，因應變化，而無己、無功、無名之大。

堯讓天下於許由曰：「日月出矣，而燭火不息，其於光也，不亦難乎！時雨降矣，而猶浸灌，其於澤也，不亦勞乎！夫子立而天下治，而我猶尸之，吾自視缺然，請致天下。」（一）許由曰：「子治天下，天下既已治也。而我猶代子，吾將

爲名乎？名者，實之賓也，吾將爲實乎？鷦鷯，巢於深林，不過一枝。偃鼠飲河，不過滿腹。歸休乎，君！予無所用天下爲。庖人雖不治庖，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。」（二）

校釋

（一）堯、唐帝。許由，古隱士。燭火，人所燃之火炬也。不息，不止也。時雨，應時之雨。浸灌，以水灌潤也。夫子立而天下治，謂許由立爲王，則天下治也。尸之，猶言居之、之、指王位而言。缺然，猶言歉然。請致天下，謂請讓天下於許由也。

（二）爲實之賓字，各舊本作賓，茲依俞樾考證，改爲實。名爲實之賓，則實爲名之主。故爲名者，亦爲實也。鷦鷯，音焦遼。鳥名。偃鼠，即地鼠。予無所用天下爲，猶言予無須天下爲也。庖人，掌庖之人。尸祝，爲對神主掌祝之人。樽，酒器。俎，肉器。樽俎，乃庖人所掌之事，尸祝不得管之。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，猶言尸祝不越職代庖也。

按本節，乃以堯讓天下於許由之故事，說明聖人無名。

肩吾問於連叔曰：「吾聞言於接輿，大而無當，往而不反。吾驚怖其言，猶河漢而無極也。大有逕庭，不近人情焉。」（一）連叔曰：「其言謂何哉？」曰：「

藐姑射之山，有神人居焉。肌膚若冰雪，淖約若處子。不食五穀，吸風飲露。乘雲氣，御飛龍，而遊乎四海之外。其神凝，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。吾以是狂而不信也。」^(一)連叔曰：「然。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，聾者無以與乎鐘鼓之聲。豈唯形骸有聾盲哉？夫智亦有之。是其言也！猶時汝也。之人也，之德也，將旁礴萬物以爲一。世蘄乎亂，孰弊弊焉以天下爲事？之人也，物莫之傷。大浸稽天而不溺，大旱金石流，土山焦而不熱。是其塵垢粃糠，將猶陶鑄堯舜者也，孰肯以物爲事？」^(二)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，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。堯治天下之民，平海內之政，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，汾水之陽，窅然喪其天下焉。」^(四)

校釋

^(一)當，讀去聲，匡當也。大而無當，猶言大而無極也。往而不反，猶言往而不復也。河漢，謂天河。猶河漢而無極，正狀其言之大而無當。大有逕庭，謂外逕與內庭太懸殊也。

^(二)藐姑射，謂遙遠之姑射山。淖約若處子，謂柔弱如處女。乘雲氣，御飛龍，而遊乎四海之外，謂與天地精神往來也。其神凝，謂神人之精神專一寧靜而無功名之念也。狂，與論語楚狂接輿之狂字同義。吾以是狂而不信，猶謂吾以接輿之言爲大而無當而不信也。

(三)瞽，音鼓，盲也。無以，無從也。與，音豫，參與也，猶言知也。文章之觀，謂彩色。鐘字，各舊本多作鍾，茲從黎刻覆宋本。鐘鼓之聲，謂樂聲。夫智之智字，原作知。釋文云：「知，音智」。茲爲便讀，改爲智。夫智亦有之，謂智亦有聾盲，而有所不及知也。是其言也，謂智亦有聾盲之言。時，是也。汝，原作女，二字同，指肩吾言。猶時汝也，謂肩吾不信接輿之言，即是智有聾盲也。之人，指神人。旁礴，猶混同也。一字，絕句，與齊物論「萬物與我爲一」之一字同義。謂一體也，道也。世，謂人間世。斲，求也。乎，猶於也，在也。亂字，宜從郭注作常義解。近人多訓亂爲治，似不合莊子原意。弊弊焉，勞苦貌。大浸稽天，謂洪水滔天也。大旱金石流，土山焦，謂大旱使金石成爲流質，土山成爲焦土也。是其塵垢粃糠，將猶陶鑄堯舜者也，謂神人之餘緒，尚可鑄造堯舜也。

(四)資章甫，謂販賣殷冠。適諸越，猶言適於越，諸字作介詞用。四子，謂四神人。官，音沓。官然，逍遙貌。喪，猶言忘也。官然喪其天下焉，謂堯既見神人之後，即自覺逍遙而忘其天下焉。

按本節，乃假託姑射神人之故事，以說明神人無功。

惠子謂莊子曰：「魏王貽我大瓠之種，我樹之成，而實五石。以盛水漿，其堅不能自舉也。剖之以爲瓢，則瓠落無所容。非不呬然大也，吾爲其無用而培之。」

。」(一)莊子曰：「夫子固拙於用大矣。宋人有善爲不龜手之藥者，世世以泝澠統爲事。客聞之，請買其方百金。聚族而謀曰：我世世爲泝澠統，不過數金。今一朝而鬻技百金，請與之。客得之，以說吳王。越有難，吳王使之將。冬與越人水戰，大敗越人，裂地而封之。能不龜手，一也，或以封，或不免於泝澠統，則所用之異也。今子有五石之瓠，何不慮以爲大樽，而浮乎江湖，而憂其瓠落無所容，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！」(二)

惠子謂莊子曰：「吾有大樹，人謂之樗。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，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。立之塗，匠者不顧。今子之言，大而無用，眾所同去也。」(三)莊子曰：「子獨不見狸狌乎？卑身而伏，以候敖者。東西跳梁，不避高下。中於機辟，死於罔罟。今夫鰲牛，其大若垂天之雲。此能爲大矣，而不能執鼠。今子有大樹，患其無用。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，廣莫之野，彷徨乎無爲其側，逍遙乎寢臥其下。不夭斤斧，物無害者。無所可用，安所困苦哉！」(四)

校釋

(一)貽，給也。瓠，音護。大瓠之種，謂大匏之種子。樹，栽種也。實五石，謂結實之大，可

容五石之水。盛，音成。其堅不能自舉，謂大匏之質不堅，而不克舉起也。瓠落，猶言廓落。瓠落無所容，謂瓢太大，而無地可容也。時，同枵，時然，空大貌。掊，擊破也。

(二)龜手，謂手裂如龜文也。泝澼，音瓶僻，水中擊絮之聲。統，音曠，與續同，絮也。泝澼統，猶言漂絮也。金，古謂金一斤爲一金，則百金謂金百斤，數金謂金數斤。鬻技，賣技也。說，讀去聲，遊說也。將，讀去聲，統兵也。裂地，分地也。慮，猶結綴也。樽，酒器。大樽，謂以匏爲小舟，形如一大樽。故大樽，猶言小舟。有蓬之心，謂心如蓬草之小也。夫、感歎助詞，猶乎也。

(三)大本，謂樹幹。擁與癰通，癰腫同義。中，讀去聲，合也。卷，讀爲捲，卷曲，與拳曲同義，謂曲如拳也。塗，同途。立之塗，猶言立於道途也。

(四)狸狌，音里生，狸即野貓，狌即黃鼠狼。候，伺也。敖，讀爲遨，遨遊也。遨者，謂雞鼠之屬。跳梁，猶言跳掠。蔣錫昌云：「梁，爲掠之借字。尙書大傳，故爾梁遠，注，梁讀爲掠。」機辟，謂捕物之機關。罔罟，即網羅，亦捕物之具。縻，音來，縻牛，似牛之大獸。無何有之鄉，廣莫之野，謂遊心於大道之鄉，廣大之域也。彷徨，猶逍遙也。

按本節，乃以遊心於大道，而安於無所可用之故事，說明至人無己。人非至無己無功無名之理想境界，則精神不得自由也。